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板

作者簡介：有些難言之隱無法啟齒，只好在無人認識我的平台抒洩內心鬱悶。

齊琬

短載

作者簡介：草莓派，脆弱但絕對美麗。只愛陌生人，只迷戀文字。

張心曼

臉

(0)我眼前的是一張淡然的臉。這樣的表情顯然與她的年紀不相稱。三歲的小孩，偶爾笑笑便能逗得長輩樂不可支，不是嗎？然而我眼前的，卻是一張不會笑的臉。是超越年齡的重量壓碎了她的笑容吧！我深信不疑。

(2)「聽說你弟跟他老婆吵架了！」媽對正在吃晚飯的爸說。「妳怎知道？」爸冷冷的說。「今天我帶了你弟的妻去看醫生。她對我說。」媽對爸說。「你管她幹麼？我弟快跟這女人離婚，妳就少管閒事吧！」爸說道。

(6)我眼前的是一張淡然的臉。看着鏡中的自己。淡然的臉潛藏着絲絲哀愁。

「我很討厭家！我很討厭這個家！」想着封口被撕開了的信，想着母親矢口否認意圖為自己無禮的行為開脫，那時候，我氣得暴跳如雷。聽着她一大堆死不悔改的說話，我只猛地地把房門關上。

(9)「砰——」的巨響在屋中迴盪，媽終於沒開腔說甚麼了。這一聲巨響沒法消除我對母親的厭惡，這一聲巨響沒法熄滅父親的怒火，一聲巨響所帶來的震撼是無法估計的。

(12)同樣的事情發生不下一回了！當同類型的事一次又一次以不同方式重現我生活中時，我發現鏡中的自己的臉，由紅筋乍現變而為木無表情。是習慣了吧！人總試圖操縱着自

己控制範圍以外的事情，不自量力地試着抵抗，木無表情的臉便是對命運最後的疾呼。筋疲力竭後就只會這樣面對自己無法掌控的事，只能這樣。

(7)「怎麼要把家裡的事對街外人說？」爸怒氣騰騰的對媽說。而她給的，是一貫的作風——矢口否認。

「你怎麼老是要冤枉我？」這是媽一如既往的開場白。每一次，她都這樣矢口否認着，一臉無辜似的、反反覆覆念着這句話。聽着曾在這冰冷房子迴盪過許多遍的對白，我感到自己的心跳已經不再因這些對白而加快或減慢。心如常地跳着。

「連在公園休息的爸都清楚聽見街坊對我們的家事議論紛紛，妳還沒沒有？」爸說。爸的怒氣似快要騰升到極點了！爸會對媽動武嗎？過去的片段令我產生了疑懼。

(10)剛才他倆爭持不休時，我沒說過一句話。想起自圖書館回到家樓下時的一幕，便知道，面對着蠻橫無理的人，再多的說話只是徒然。我忘不了在樓下大堂等升降機時聽見媽對保安員娓娓道出我家的醜事的情景。我忘不了那張像得到了獨家娛樂新聞，急不及待要向全天下人分享第一手資訊的臉。

(3)我眼前的是一張淡然的臉。一張不屬於三歲孩童的臉。在二叔懷內的堂妹瞥過我的臉，呆了半响，突然在酒樓嘩嘩大哭，哭聲似要撕破空氣似的。二叔尷尬地道：「不

好意思，要先帶她回家。她要媽媽！」二叔抱着女兒離開後，酒樓裡的姐姐不耐煩地道：「這妹兒真難纏！」聽後我又動了憐憫心，似在憐憫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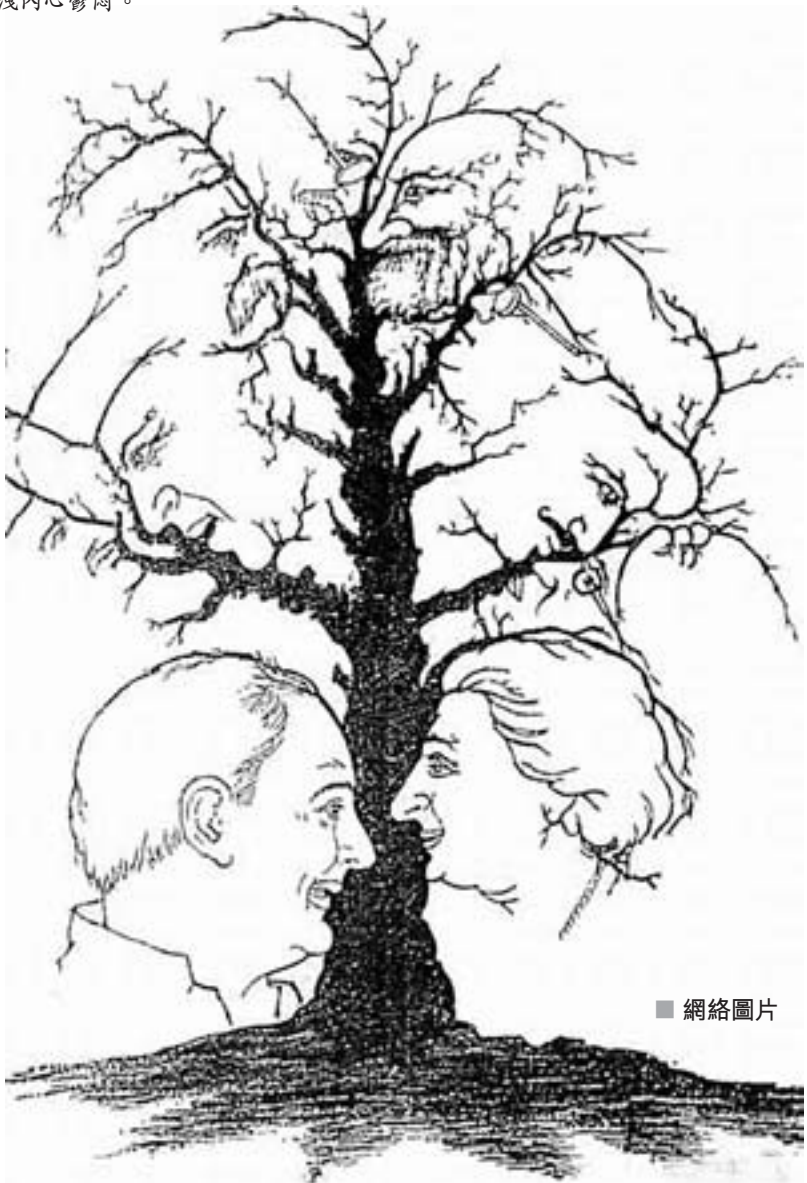
(5)是堂妹的哭聲喚回了我的一點記憶。只懂哭，三歲的我面對着爸媽不休地爭吵着，我就只會哭。面對深深的恐懼，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對吧？才三歲，卻要背負很沉重的事物。不像其他同齡小孩般能無時無刻笑面迎人。

(4)「小時候，人人都不疼妳，不願抱妳！」媽說。「為甚麼？」我問。「因為你不如其他孩子，你不會笑。沒有笑臉的孩子是很難討得成人的歡心的。」媽說。

(11)「我丈夫的弟快要跟他老婆離婚。他女兒才三歲！」這時我的腦海浮現媽急不及待要向我分享得來的第一手資訊的醜陋臉容和聲音。

(13) 姑姑把裝了一口橙汁的瓶蓋遞到堂弟嘴巴前道：「小寶寶，張開口吧！」堂弟喝了那麼一小口果汁後帶點滿足地笑。三歲的堂妹嚷道：「我也想像果果汁。」她想喝果汁，可是姑姑和媽媽置若罔聞。這屋子裡的人的焦點似乎全都落在這一歲大、不諳世事的金巨羅上。

(15)三歲的堂妹坐在飯桌前，默默的盯着這一切。我上前，把果汁倒進她的玻璃杯內。在這沉重的臉中，我竟覺察到一抹氣若游絲的笑容，如我最初看見她時的模樣。



網絡圖片

好意思，要先帶她回家。她要媽媽！」

二叔抱着女兒離開後，酒樓裡的姐姐不耐煩地道：「這妹兒真難纏！」聽後我又動了憐憫心，似在憐憫自己。

(5)是堂妹的哭聲喚回了我的一點記憶。只懂哭，三歲的我面對着爸媽不休地爭吵着，我就只會哭。面對深深的恐懼，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對吧？才三歲，卻要背負很沉重的事物。不像其他同齡小孩般能無時無刻笑面迎人。

(4)「小時候，人人都不疼妳，不願抱妳！」媽說。「為甚麼？」我問。「因為你不如其他孩子，你不會笑。沒有笑臉的孩子是很難討得成人的歡心的。」媽說。

(11)「我丈夫的弟快要跟他老婆離婚。他女兒才三歲！」這時我的腦海浮現媽急不及待要向我分享得來的第一手資訊的醜陋臉容和聲音。

(13) 姑姑把裝了一口橙汁的瓶蓋遞到堂弟嘴巴前道：「小寶寶，張開口吧！」堂弟喝了那麼一小口果汁後帶點滿足地笑。三歲的堂妹嚷道：「我也想像果果汁。」她想喝果汁，可是姑姑和媽媽置若罔聞。這屋子裡的人的焦點似乎全都落在這一歲大、不諳世事的金巨羅上。

(15)三歲的堂妹坐在飯桌前，默默的盯着這一切。我上前，把果汁倒進她的玻璃杯內。在這沉重的臉中，我竟覺察到一抹氣若游絲的笑容，如我最初看見她時的模樣。

試筆

梁耀輝 恒生商學書院 中七

海

說起大海，我會想起日本電影裡常有的情節——小孩們提著桶子、鏟子各色小工具，然後一起湊錢乘巴士到郊外的海邊。那總會是個陽光普照的日子，天空的藍與海水的藍混在一起，感覺很夢幻。孩子們跑啊，玩啊，滿身汗水，那是盛夏的氣息。

下了車，走了一段小路，首先迎來的是海風，然後是大海獨有的淡淡腥味，最後便是眼前一片的大海。深藍的大海，遠處深綠色的山，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微笑。海岸上有着石頭堆砌起來的路，我沿着那凹凸不平的小路往海的方向走近。偶爾踢開眼前比較厚實的石頭，會看見小螃蟹迅速地逃離，躲藏在其他岩石的縫隙裡。我蹲下身子，翻開那些岩石，卻不見了牠的蹤影。我走到岩石小路的盡頭，聽得很清楚海水拍擊的聲音，還有海浪翻滾的聲音，這是大海獨有的旋律。我坐在石頭上，把雙手浸在海裡，它是那樣輕輕地，柔柔地撫摸着我的手。閉上眼睛，想要留住這一刻的平靜。唔，我在想，有一天我能夠坐在靠在陽台的沙發上，那

裡能看到遠處的海，手裡拿着最愛的小說，偶爾看幾行字，偶爾看看遠處的海，偶爾看看天邊挪動的雲朵。差一點忘了，還得配上舒服的音樂，像是光良的《私人空間》或是梁靜茹的《最後》，輕輕的吉他伴奏，還有乾淨的聲音。

張開眼，微笑。忽然而來的念頭，是像小孩子一樣用瓶子裝着小螃蟹。於是我把褲腳捲得高高的，然後不斷翻開那些岩石，尋找小螃蟹的蹤跡。結果沒能捉到那頑皮的小孩，我自己也累得站起來了，頭暈暈的，禁不住笑了起來。

沿着海邊一直走，站在碼頭旁看着身旁的伯伯在釣魚。當我心裡還正想着甚麼時候還會有上鈎的魚兒，只見伯伯已經開始收線。上鈎的是一條小魚，伯伯把牠從鈎上弄了下來，然後拋進海裡。可是，牠已經沒有了呼吸，只是在海面漂浮，最後沉了下去，消失了。大海，就是那樣把一切的痕跡都清除了。

我抬起頭，迎來的不是風雨，而是陽光。陽光掙脫了厚厚的雲層，在天邊亮了起來。餘暉灑在海面，在海面上架起了一道金光閃閃的橋。我回到海岸的邊緣，正對着那道橋，大喊一聲，那聲音能傳遞到橋的另一端嗎？沒有等待夕陽離去，我便先行離開。且就讓那結局留在以後，現在只需要留着金光閃閃的畫面就好。那是海，吞噬了記憶，不管面對了再洶湧的驚濤駭浪，最終還是會停留在那平靜的畫面。(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詩意偶拾

文於天

作者簡介：1986年生，浸大中文系，17歲開始寫作，著有詩集《當我們讀詩的時候我們在讀的是甚麼》。寫詩是一種不會完成的練習。閒中寫寫其他，我不知道。閒時因心癢和手癢而玩玩，曾獲文學獎項十數個。喜歡攝影，野行，電影，音樂，書。終身貓奴。

死士

妻我不回來了
你不知道破裂的天空是一道迷人的炫彩
隔着一百里的海我聽見
你風化了的聲音是一片沙漠
讓距離填充生命的小夜曲

在死亡上行走如拖長的舞步
與鉛衣挾夜同行像拖着尾巴在海灘中掙扎
交換恐懼我們用身軀交換彼此一種切膚的愛
死亡卻在耳語

在反應堆前——寫下離別句子：
妻我不回來只因任務所在

我嘗試讓你
說品嚐死亡如呷一口烈酒
味蕾是旋律的花，淺眠是大夢若河
然而我已拙於比喻了我的妻
我也許有些醉了和你一樣
也有些迷惑是也，但不要這麼快揭穿我好嗎
此刻只有握緊時鐘的右手以你的左手
給你和未來寫短刀般快速的詩
因為文學美麗如
你的名字

釋釋想像，於塵的黑暗中站立
白雲是輻射，海是荒原
你從讀音中撿拾我把我抽象成偉大之名
一位不再回家的死士

浮城誌

鄭由

作者簡介：中學生，樂隊Exist的貝斯手、文學愛好者。

擱在澀色霉雨下的二輪車

這霉雨下了很久，綿綿下了好幾日，這抹陰沉的天色一週來沒有更迭。我難以忍耐這種天氣，卻無可作之事，唯有把做飯的心思擱下，外出走走。街角的鄰居總會把單車置在屋外簷前濕濕漉漉的地方，雨點澀上車軸，翌日很可能在陽光下生鏽。一大幅墨綠色的膠帆布蓋在後院的盆栽上，水珠滴滴從邊旁滑落，凹陷處屯了一托水，直淌着。

隔着籬笆看，單車被一根鐵鏈子拴着，纖纖幼幼的，半吋寬，要是用鎖鉗子可是不難開，輕易便能把車子偷走。眼下這黯淡無光，甚麼事情也可能發生，特別是在屋內那一男一女不留神的時分。小小的院子只被霉爛的木欄柵包圍，瓦花盆上幾株枯瘦的草，已經無法辨識，茶色一束混在溢水的泥中，雨水救不醒它，早竭死在風暴來臨之前。

彷彿沒有事情是一時三刻的，這陣雨醞釀了一整個上午，醞釀在梅雨霏霏的早晨。我還在打盹覺的時候，鑰匙擠進了單車的鎖，鄰家的小伙子哼着村調子愉快出遊了。我從倦怠中醒來，接過一個電話，交往數星期的女生臨時沒空，約會取消了，我唯有把晚飯留給自己。不趕不忙，乘着周末的餘暇，我搭上一件綿衣，到公寓的陽台去涮涮面粉，呼吸晨霧，任絲絲霖霖刺肩，冷一抖擻，想，這原是雨季獨有的快慰。

午後的風雲變，雷雨忽驟，我剛好歸家路途上，迎面看見他倆。青澀少女攬着小伙的腰，側着身子，坐在單車尾，白皙的雙腿在百褶裙下擺着，短髮於風與速度中飄逸，劉海擋着她深透秀麗的眼眶，讓她沒有認出我。青年肩上抵着少女的瓜子臉，她的唇住他的頸項間徘徊，吻像山崗上蹦跳的梅花鹿。在來去的風中，填滿她愉悅的笑聲，雨點與雨點之間，有她揮之不去的影子。

我手中紅色膠袋裡的活蟹正吐着白泡，牠原是我的晚餐，後來擱死在洗滌盆底。

現在雨又漸大了，往巷子散步了一圈卻回到原點，街角那鄰舍的單車仍被鐵鏈子拴着，架在屋簷下倚着欄柵的位置。風雨中，帆布上滿溢的水傾下來，把萎死的盆栽沖倒，泥盆往地上劃了半圓，窺到看不見的角落去。橄欖綠的膠帆布壓在草坪上，夾雜着砂垢和被毀植物黝黝黑黑的碎屑，塗橋漆的三角支架撐露出來，帆布吹起，搖曳着，成了這後院小風波的旗幟。一個爛攤子，我想，沒有人會撿拾。

黛色雨幕，落在別人後院的燈光下，這傍晚，天已經全黑了，隔着這半廢易朽的木欄，懷有足夠的好奇心，偶然的路人攝手攝腳地跨進去。朝內院裡窺伺，聽年輕小伙跟她入屋後的耳語。外面，彷彿下雨，卻不是雨，在打雷，卻沒有雷聲，渾身寒涼的感覺透心，骨髓反在燃燒。那女子的聲音，跟早上電話裡的一樣熟悉。

仰首瞥蒼穹，看這不藍。對簷下的二輪車，不知為甚麼，我準備了鎖鉗，像是報復。